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十五

梁 沈約 撰

志第五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

亟動畧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馬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撣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鰥寡困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

為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
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
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
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
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
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
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其

扎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朂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

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乙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闕頭敗没餘口老疾單孤又諸

戰亡家不能自存者竝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
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萬
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郵賚發赦令蠲徭
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
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

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

所稱詳檢相應令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勤依承

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

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

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黄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黄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為所論正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

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

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事文書

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内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某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

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内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勅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内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為儀其

經宫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

詔餘如常儀辭闗板文云某官糞土臣及某甲臨

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糞土及稽首云某官某

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宫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某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

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

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録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官有其注傳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奕兼黄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駮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禄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秋不廢也夫先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

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駮依武皇夏闕讀令令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

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綠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大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

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娱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

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

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勰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竝屬目稱歎勰見宗室傳緯謝綜弟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竝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

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釁浴謂以香薫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乆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

祓於陽濵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為權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晏廢禮開薄非也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得收斂送終盡其

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襃稱以為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

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妄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為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絶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竝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告是為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羣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竝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

任遭三年之喪皆湏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羣臣議立制胡綜以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絶晉宣帝崩文景竝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

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

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絶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佹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

然今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

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顇過禮疏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為

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
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
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
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
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
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當見
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臣聞上古喪
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

喪傳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

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𡋯草軺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

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覽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叙吾

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
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
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
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
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
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
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闕
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傜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至今往往以為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毁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

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末遠其傳玄之謂也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為斷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闕禁歷代遵用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

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
掖悉通樂唯殿内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
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
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
使朝野一體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羣
臣服齊衰朞

晉孝武太元三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功

其為輕重也逺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

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
絕朞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
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
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晋孝武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
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

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
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
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
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
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
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

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宫崇正殿及永福省竝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

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緦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

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衰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為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

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朞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

胥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胥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竝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緦除喪夫公除蹔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

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緦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重加研詳以宏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

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
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
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
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為定
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
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
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
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為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輴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

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宫堂殿中監黄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宫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宫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宫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宫太子見亦如之宫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梓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

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賔饗之禮簫管鼙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虚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内不合作樂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

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為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兖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荆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令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

布帶疎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
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
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邃之顔測
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
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已
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
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
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

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稱
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
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
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縁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
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
時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緦縁此則前代施行故
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
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

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
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
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
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
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
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
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
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

訓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
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
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
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
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
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
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
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準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

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
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
免令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
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
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
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
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内悉皆成服於

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巳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
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輒
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
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
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
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
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

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

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

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

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

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

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

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

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以

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大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来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

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没閏閏在朞内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

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

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傍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

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大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

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為石室藏璽埏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

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
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
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
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
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稽市不
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內居人一切

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

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漢儀五

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為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
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
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於是遂止以為永
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帢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明帝又斷羣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

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

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

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妃主在內相
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
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隷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
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
視子為序毋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
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
慼表參詳休仁議為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有司

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疎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

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

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

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

貴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

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

以變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

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

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

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賜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

為令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立弟無則立長年均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勖長子卒立次子亦

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參
議為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
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
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
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
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
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

均也彦叅議以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没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

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為人後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

官之文既無盡然定則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内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内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内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

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氷有司奏季冬之月氷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氷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氷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氷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氷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

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借給凌室在樂游苑内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公黄閤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牋拜黄閤將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令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屐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

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
陳蕃爲光祿勲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閤
至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
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然後敬止在
門其來久矣

宋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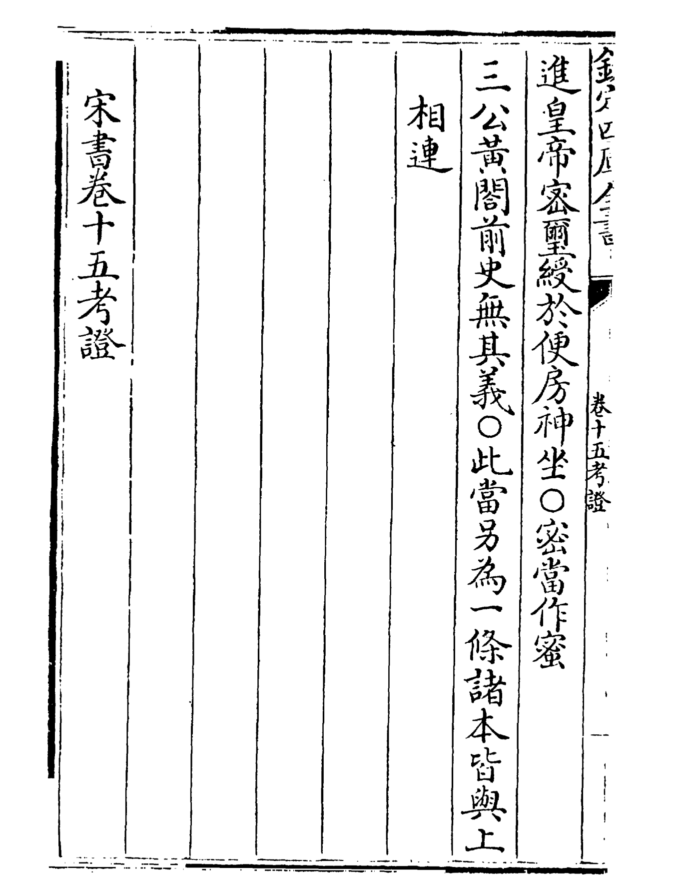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五考證

禮志二司徒長史王申○王汲古閣本誤壬又王申一本作王申後一條同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一本無信字

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臣承蒼按上字當作之字之問二字屬上句聖思二字屬下句

文明皇后闕及武元楊后○尋繹文義此不應有闕字



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密當作蜜

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此當另為一條諸本皆與上相連

宋書卷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宋書卷十六

梁　沈約　撰

志第六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録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

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兹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為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紱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

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廵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廵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即位壇此雖前

代已行之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虚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鈌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

百三十行氣數終祿胙運盡普天弛絶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郊遭値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卽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脩設中年羣臣奏議宜脩

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
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
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
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
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
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
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

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蜀漢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歴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

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大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於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

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祇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

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為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别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謂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

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
𠞰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
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
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
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
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

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

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𠞰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已卯告義功

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爲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

速而無據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
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
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歷
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為公德
充帝王樂推攸集越叡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
文祖元勲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
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為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

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
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則皇祚𣥺復及危而能持顛
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偽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
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
慕義重譯來欵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
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兹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
僉曰皇帝降鑒於上晉朝欵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
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兹大禮猥以寡德託于

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畧是小節顧深永懷祗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于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社稷質反之始戒嚴之

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畧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

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
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
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
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
為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
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
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

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

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
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户之感有懷於容聲
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
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闋送神之祼將移
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
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
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
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

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禄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

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渊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脩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脩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

出遇雨頠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

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巳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

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

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

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

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畧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黄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

功德盛業逺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
高祖武皇帝克伐偽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
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
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
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
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
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
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為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歳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来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歳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歳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

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
相推長得異歲通闗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
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脩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祠
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
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
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
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

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紡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

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

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内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

還更尅日詔可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

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
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
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溓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
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
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
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
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
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

書云淸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於屋宇堂个户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

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今秋繕立乃依顧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

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顔奐議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

復告與否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

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於江海

大舜當廢東廵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兹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

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吳

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来古傳昧畧唐虞以来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徳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

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
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
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
兵威蹔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
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
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
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麒趾衆
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

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璀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

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
得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璀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
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
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
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
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
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
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

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為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

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

為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塞以為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覊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

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
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
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
聲被絲管自無懷以来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
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絶難得
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
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
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

之頌龍飛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
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
墟紫煙藹於邦甸錫晃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歷之會
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
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
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
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
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

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廼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同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榦於

園籞皆耀質離宫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頳羽
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慓塗之謁抗驛絶
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兹焉富矣宜
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
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啓
關謁紫宫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奥超聲前古
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兹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
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

入纂絶業德薄勲淺鑒寐崩愧頊麟鳳表禎茅禾薦瑞
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寓禮祇謁
神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
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
聖咸由厥道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臧
若其顯謚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徽略聞聽爰洎姬漢風
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絶世祀代革精華可
得騰金縑奏玉潤鏤迹以燻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

禋歌之禮曰觀弛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
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
洪聲豈徒深黙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
匪妄埋䡾雨怨神淳靡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
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猒靈命歷德振施維功
瀰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逺太祖
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
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

華耀停明運動時来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歌

神還靈穎天重耀儲正疑位於兼明裒嶽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

綜淪蕪披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

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絪威巡袪表綏中甸史流其

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闕

望内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

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

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闕漢并角即音栖
翔禁籞衮甲霜味翾舞川肆縈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
波沸外闞雲蒸内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
甸擇木弄音重以縈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
淵禁山輿竚衡雲鶊竦翼海鱗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
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䰟氣昌
物瑞雲照薾軒龜軫闕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
道遵英抽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

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撟振聲號而
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鈌觀幽瑞乖期梁甫無
盛德之容介丘靡聲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
交木之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薦貺伏惟陛下
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徽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
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綖動音洪鍾球節陽路
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佩端玉藻鳴鳳玲律騰駕流
文閶緑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黻焯天陣容藻神行

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賔客贊儀金支宿
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闗以集靈警衛兵而
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
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
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
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
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闚未足言道且
章志湮微代往淪絶拘採遺文辨明訓詁闕　　遣

訪鄒魯草縢書𤫊玉之禮具球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
鐫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燀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
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
一可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為魏
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
雖進爵為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
尊皇祖為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

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

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

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

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

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

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絶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為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即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

先封烏程侯即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

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蜀漢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皆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為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是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熈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為王追命舞陽宣

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

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后氏為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别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内窮壯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

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刀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

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温嶠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内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討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
剿絶其命翦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
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
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
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
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
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
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

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儀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

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

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好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

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為惠懷及愍宜别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

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
共廟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
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
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
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
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
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
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為逆準之

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别室若未展者當

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絶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

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

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别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别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

司馬瑯邪王司馬徳文議太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縁情流逺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毁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靈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逺祧而禘饗永絶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

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霾矣時

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

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

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

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

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

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

朔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庶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隂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

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

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注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

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旣毁之後則殷禘所絶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晋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

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旣伏慝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旣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别寢旣祔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内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

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脩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

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
殷再周之内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
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
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
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
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愆瞀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
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
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

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

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為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

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

尚書奏從王謐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

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綅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為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

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為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

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和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

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為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

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為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後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逌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既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

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宋書卷十六

宋書卷十六考證

禮志三若其顯諡畧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二畧字可疑南本諡下無畧字義亦不可通

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燾諸本皆訛壽今據南史臧燾傳改正

宋書卷十六考證